

戏曲结构浅谈

陶敬端

(濮阳市戏剧艺术传承保护中心, 河南 濮阳 457002)

【摘要】戏曲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, 拥有着悠久的历史 and 独特的艺术魅力。其结构之严谨、情节之曲折、人物之鲜明等, 无不彰显出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, 以独特的艺术形式吸引了众多观众。戏曲结构作为戏曲艺术形式的重要组成部分; 是主题思想开掘与升华的阶梯; 是人物在行动与冲突中发展、前进的路轨; 是引领观众步入故事胜境的导游; 是引导观众认识生活真理的领航; 更是引领观众从开场到尾声对生活感知的一条道路。

【关键词】戏曲; 结构;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

一、戏曲结构的基本概念

文艺赏析辞典中是这样注解的——戏曲剧本对剧中人物的动作情节作出符合戏剧性的安排。结构也称“布局”, 又称“搭架”。它在戏曲创作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, 往往关系到一部作品的成败。其包括对事件的处理, 如分幕分场; 戏剧冲突的组织设置, 如: 戏的开端、进展、高潮、结局(注: 在章法上也称“起、承、转、合”)及人物关系、人物行动发展的合理安排等。一个好的戏曲结构, 既能够让观众在欣赏过程中产生共鸣, 理解剧情, 并对人物形象和主题有着深刻的印象。

我很赞同范宏钧先生谈《戏曲结构》时所提出的一些主张, 就是把运用艺术程式问题提高到与结构、语言同等重要的地位, 因为戏曲艺术程式对戏曲剧本创作来说其关系极为重要。他强调, 剧作者在酝酿结构时, 大都只注意戏剧矛盾的发展, 而不太考虑戏曲结构的特点, 以及组织矛盾和运用程式之间的那种相反相成、对立统一的关系; 在具体写作时, 又大都着力于对语言的推敲, 从而忽略了对戏曲程式的运用。这样的话, 严格来说, 其所架构的这一结构就未必成其为戏曲结构; 同样, 这个剧本虽然是用戏曲语言写出来的, 但也不一定成其为戏曲剧本。

二、戏曲结构的构成要素

1. 情节安排: 情节是戏曲的骨架, 通过情节的

展开, 来塑造人物形象, 揭示主题。在情节安排上, 要注意情节的连贯性和逻辑性, 同时要突出高潮部分, 使之更具吸引力。2. 人物设置: 人物是戏曲的灵魂, 人物的性格、情感以及命运等都是构成戏曲情节的重要因素。在人物设置上, 要注意角色的多样性和个性化, 使每个人物都有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和艺术价值。3. 场面布局: 场面是戏曲舞台的表现形式, 包括舞台布景、道具、灯光、音效等。在场面布局上, 要注意与情节和人物的协调, 营造出适合剧情的氛围和情境。

三、戏曲结构的常见类型

1. 线性结构: (也称为开放式结构) 是最为常见的一种戏曲结构, 以情节为主线, 按照时间的先后顺序展开。其特点线索清晰, 易于理解。2. 非线性结构: 是一种相对较新的戏曲结构。它打破了时间的线性流程, 通过跳跃式的叙事方法, 展现故事的发展。其特点是时间上的错乱、故事碎片化、打破传统的叙事方式等。3. 多线索结构: 多条情节线索交织展开, 线索间相互影响、穿插、碰撞。4. 锁闭式结构: 以某一事件为中心, 以其高潮处写起, 横向展开情节, 突出事件的来龙去脉。把矛盾冲突最紧张、最激烈、最尖锐的时刻呈现在舞台上。这种结构最大的特点是凝练、浓缩、集中、强烈、广度小、深度大。5. 散文式结构: 不受时间顺序和情节线索的限制, 以人物的感受和思绪为线索, 注重

人物心理描述等。

四、戏曲结构的明晰与贯穿

1. 结构不明晰，观众就看不懂，不懂，也就谈不上对戏的理解与难忘。故，戏曲结构在具有将故事交代清楚、情节连贯、一气呵成的特点之外，还要有与其相适应的集中、精炼、夸张等要求。我这里所说的明晰，是指故事线的单纯清晰，但，又绝对不是平铺直叙、一览无余。明晰的要求是浅显，我们要在浅显的基础上表达出深意；若过于简单浅露，也只是仅仅让观众看明白而已，经不起咀嚼、品味。正如李渔所言：传奇不比文章。文章只给识字的人看，而戏是给识字人与不识字人同看，“故贵浅不贵深”，要“意深词浅”。对我们戏曲剧作者来说，既要注意语言无深意，少文采，浅而无味之外，还要避开一味地追求“文采”“词藻”，把戏曲的“文学性”与诗词的要求混同一起，甚至大量运用怪僻的词句与典故，故作深奥。可以说这些戏糟糕透顶，使观众看不懂，不懂便索然无味。所以，在创作时，我们要做到：故事、情节、冲突要奇巧、丰富、激烈；而结构却要：简洁、明确、集中；在复杂多变中求明晰，通俗易懂中寓深意。在选择素材进行构思之时，注意各方面深与浅的关系，使观众看得懂、有兴趣，这样才能进行思考，产生联想与共鸣，去咀嚼个中之味。不应使人在观剧中产生“如在烂泥中寻找泥鳅之苦恼”，而要让人产生“如在清水池中观鱼跃的快感”。拿一部戏来讲，就是主干、主线要单纯、明确统一。但是，主干的伸展、主线的发展，却要曲折、丰富、多变。由此，有两个要领需要我们很好地去把握，那就是——单纯与丰富。

单纯不是单调、简单；丰富不是臃肿、堆砌。而是要在单纯的基础上求丰富，以丰富的表现来烘托单纯。这就是为什么李渔的“立主脑”“减头绪”的经验之谈，一直受到我们大家重视的原因。他所强调的：“头绪繁多，传奇之大病也。”“作传奇者，能以‘头绪忌繁’四字，刻刻关心，则思路不分，文清专一，其为词也，如孤桐劲竹，直上无枝”。如今，我们创作时不见得必须按照他所强调的只写“一人一事”或“直上无枝”，

但就他提出的这一编剧要领是很可贵的，且确实是针对传奇之弊而发的。记不清是哪位前辈在总结概括《雷雨》的结构特点时说：“雷雨的故事虽然复杂，但在结构上却一目了然。真是纳繁复于单纯之中，寓众事于一体之内”。一句话，道出了戏剧结构的要诀。

所以，我们在确立主干之时，手一定要狠；在丰富主干之时，心一定要细。要善于“整枝打叉”，删繁就简。特别是创作之初，在面对大量的素材，提炼主脑、结构主干时，一定要舍得割爱，不能堆满枝叶而淹没主干。有些作品，就其内容来说，不是不好，而是误把堆砌当丰富，错将枝杈代主干。我们要善于抓住一个“点”，去着意渲染、发力、放大，而不是左一点右一点，点点不透。戏，不让人看则罢，若让人看，必能看个清楚明白、心满意足，务必让观众在观看中获得明晰的观感印象。

2. 贯穿，其与明晰是相关的。一般来讲，一个明晰的结构，它必定也是贯穿的；一个好的戏曲结构，应该既跌宕起伏而又顺畅贯穿；既有疑阵奇兵而又合情合理；既能自由舒展而又严谨细密。做到，编者一气呵成，观者一气看毕。这一标准说起容易做起难，真要达到如此这般，那就要善于把握“点”与“线”这一要点。

一切事物的发展进程，都有贯穿其中的重要的“点”和“线”。由于戏曲受时间、空间的制约，又加上“一次过”的这一特点限制，且还要尊重观众对戏剧性的要求，以促进其欣赏欲望的提升，那么，在结构上就要注意并解决好跳跃与连接，实点与虚线，场面与幕间的关系。也就是说若设点不突出，线就为无珠之索；而若线不贯穿，点又如断线之珠。就不能使观众在观感中得到既鲜明、突出、深刻，而又完整、统一、贯穿的这么一个印象。

一般说来，场面上直接展示的是“点”，场、幕之间的是“线”。由此，场面的选择就显得极为重要，因为这个“点”是“线”发展中的必然之点、必须之点，这个点就是人物间冲突之焦点，性格成长之重点，主题深化之要点。其犹如灯塔、航标，

立于要处、连接全程。故，点的确立，不是简单地只从点的本身产生，而是要基于对整个事件发展全程的把控，这样的话，才能以“场面之实点”连起“全剧之虚线”；以有限的场面展示广阔的生活。要想解决好点与线的关系，就必须做到，心中有全局，笔要落重点。重点戏一定要写满、写足、写透；场幕间属于交代的地方，则可略、可简、可虚。因为戏曲舞台的场景是自由的，故而交代过程也是较为方便的。但是，我们不能滥用这种自由，而是要发挥重点。该发挥的必须淋漓尽致，该舍弃的也必须毫不留情。间苗是为了壮苗，整枝是为了发枝，减戏是为了更好地出戏。若事事交代，处处说明，戏也未必贯穿；大胆省略，重点发挥，反倒是其贯穿始终。简单地说，就是一部戏中，要突出重点的场次，在每一场戏中需突出重要的点来，也称为“点”中之“点”。一些经典的剧目，像《秦香莲》一些重场场，由于切入的点非常突出和完美，就形成了可以独立演出的“折子戏”，如：“闯宫”“抱琵琶”“杀庙”等，再如《大祭桩》中的“表花”“坐楼”“打路”“祭桩”等。所举之例，在戏中皆如柱如梁，撑起了戏的这座大厦。

在现实创作中，我们常以为时间与空间的间隔长、跨度大，将其归结为戏结构松散的原因，我认为这种说法是不准确的，这种散乱，要归于作者驾驭之功力以及在对“点”与“线”把握、掌控的不力所造成的。在我们经典的传统戏曲剧目中，时间跨度几十年，空间从天上到人间、到地狱连贯组织在一起的戏并不少见。如老舍先生的《茶馆》，共三幕戏，第一幕是一八九八年，“戊戌变法”；第二幕是十余年后，军阀割制、内战频发之时；第三幕是抗战胜利后。前后五十年，改了朝换了代。但它却是那么的连贯与严谨，不仅仅是思想意图的连贯，且结构既集中又贯穿。问题在于老舍先生所选择的那个“点”。他曾介绍说：“此剧的写法是以人物带动故事的”。他让人物贯穿始终，老子死了，接下来让他的儿子上场，又以一个“茶馆”作为社会的缩影来加以强化，达到了他自己所说的“葬送三个时代”的目的。为什么时间跨度如此之大的《茶馆》能做到如此的贯穿呢？究

其原因，在于我们所说的“线”，故事发展的线、人物行动的线、情节变化的线、思想深化的线。用必然的、必需的“点”，把这些线连接起来。如此，虽时间、空间跨度之大，却可以达到虽长犹短、虽远犹近的效果。反之，即便全照“三一律”结构，但抓不住重点，东一榔头西一斧或以繁琐的交代淹没了重点发挥，那就会产生虽短犹长、虽近犹远的结果。

创作中，我们无论采取何种结构形式，都必须处理好“点”与“线”之间的关系，精选出“必需”之“重点”加以着意描述，并以“必要”的叙述与交代，清楚地勾出那条线，去引领观众。可以说：艺术作品，若没有重点，也就没有整体。如鲁迅所言“要极省俭地画出一个人的特点，最好是画他的眼睛。”（注《南腔北调集·我怎么做起小说来》）那么我们剧作者如何使观众在观剧中产生清晰、深刻难忘的印象？其关键在于，我们怎么利用在有限的时间与空间内，勾起观众的兴趣来，打开而不是打断观众的思路，加深而不是冲淡观众的理解，去唤起观众丰富的想象力，这就需要我们在结构剧本时，要重视以上几点：明晰、贯穿、突出、引领。结构明晰才能让观众看得明白；贯穿始终才能使其入胜；突出重点才会扣人心弦；正确引领才会使人深思。

总的来说，无论采取何种结构形式，都应以剧本的主题思想为依据，为表现主旨、丰富人物形象而服务。同时，也应注意结构的完整、统一、和谐。只有这样，才能创作出既符合艺术规律，又具有独特艺术风格的戏曲优秀作品。

参考文献：

- [1] 陈阳,赵黛霖.中国手卷式电影审美研究[J].民族艺术研究,2021(06)
- [2] 吕效平.论“情节整一性”对于“现代戏曲”文体的意义——兼答傅谨《“现代戏曲”与戏曲的现代演变》[J].戏剧艺术,2021(04)

作者简介：陶敬端，濮阳市戏剧艺术传承保护中心，研究方向：剧本创作。